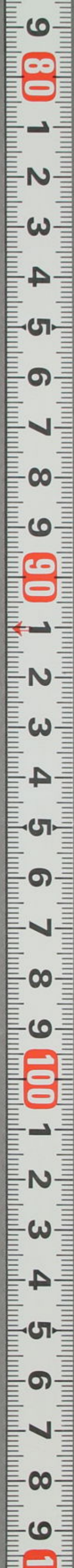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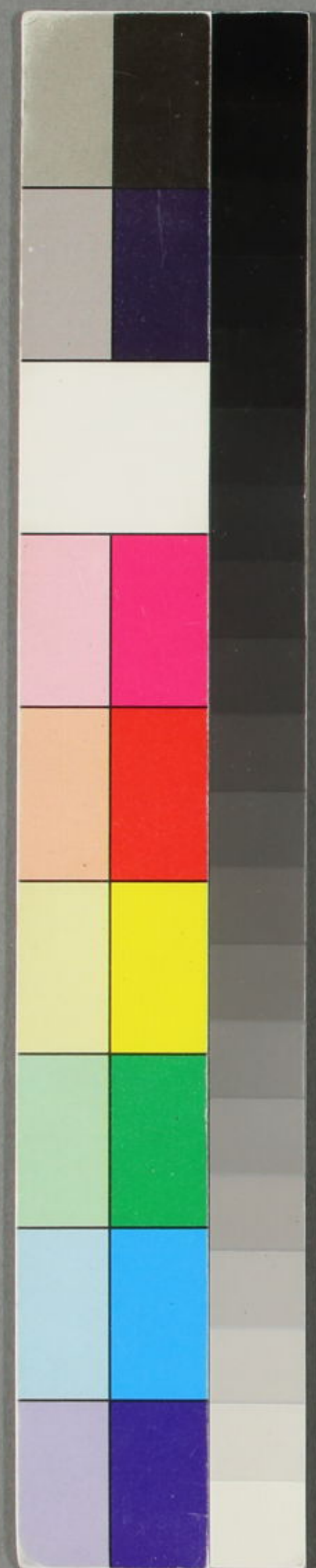


劉向列女傳

四

丑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六



目錄

辯通

- 一 齊管妾婧
- 二 楚江乙母
- 三 晉弓工女
- 四 齊傷槐女
- 五 楚野辯女
- 六 阿谷處女
- 七 趙津女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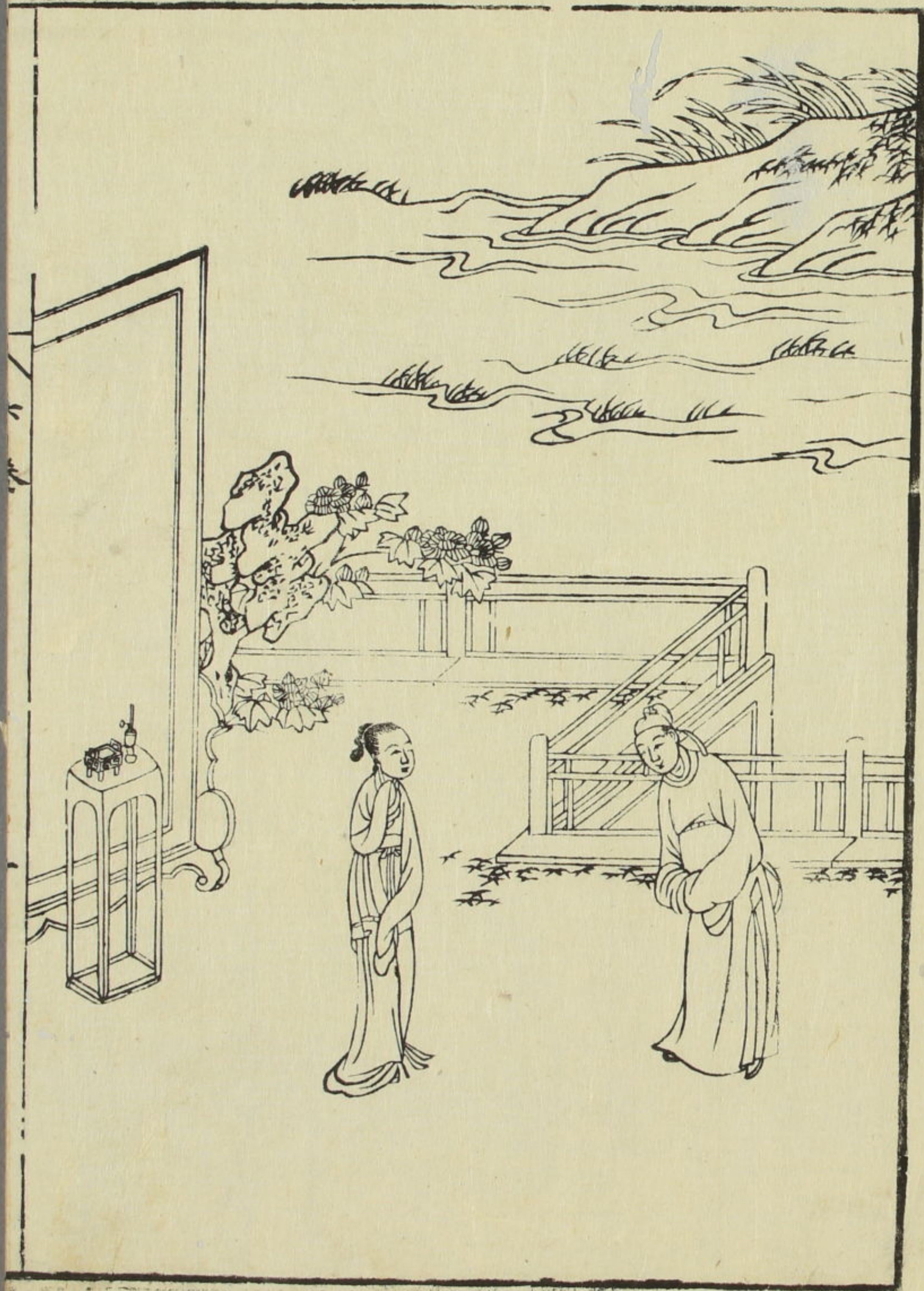
- |    |      |
|----|------|
| 八  | 趙佛彤母 |
| 九  | 齊威虞姬 |
| 十  | 齊鍾離春 |
| 十一 | 齊宿瘤女 |
| 十二 | 齊孤逐女 |
| 十三 | 楚處莊姪 |
| 十四 | 齊女徐吾 |
| 十五 | 齊太倉女 |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七

目錄

孽嬖

- |   |      |
|---|------|
| 一 | 夏桀末喜 |
| 二 | 殷紂妲己 |
| 三 | 周幽褒姒 |
| 四 | 衛宣公姜 |
| 五 | 魯桓文姜 |
| 六 | 魯莊哀姜 |
| 七 | 晉獻驪姬 |



八 魯宣繆姜

九 陳女夏姬

十 齊靈聲姬

十一 齊東郭姜

十二 衛二亂女

十三 趙靈吳女

十四 楚考李后

十五 趙悼倡后

右七卷俱有頌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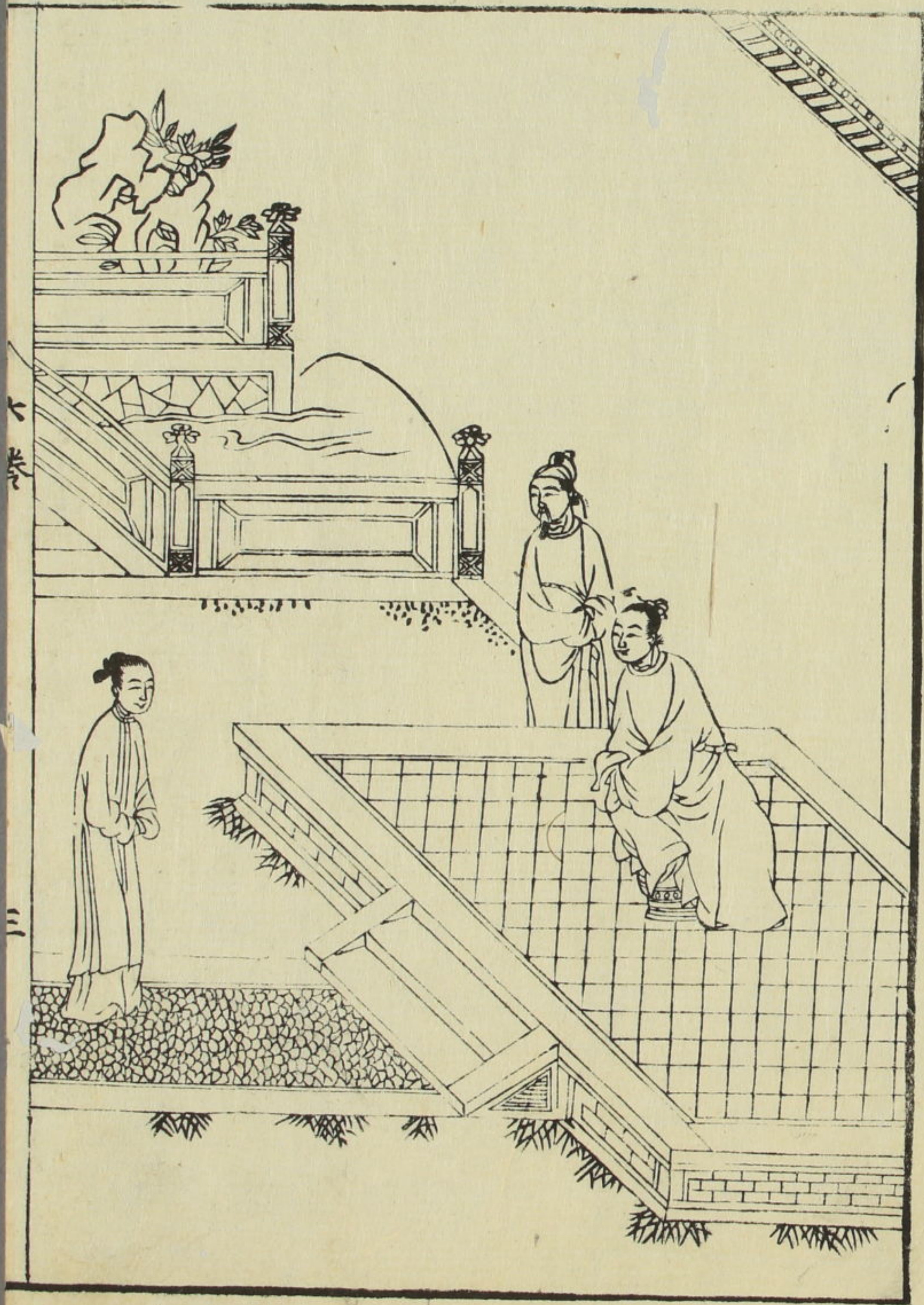
漢 光祿大夫劉向子政 撰  
明 錢唐後學胡文煥德甫校

辯通傳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歆見桓公道無從乃  
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  
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  
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  
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

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母老  
母賤母少母弱母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  
年七十屠牛于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于  
齊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嫫氏之媵臣也湯  
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  
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  
而趨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于是管仲乃下席而  
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白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  
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  
語君矣君不知識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



白水儵<sup>ニ名</sup>之魚君來召我<sup>ヲ</sup>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sup>ス</sup>  
 焉如此甯戚之歆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sup>ニ</sup>  
 桓公乃修官職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相齊國以<sup>テ</sup>  
 治君子謂妾靖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sup>ニ</sup>  
 此之謂也

頌曰

桓遇甯戚 命管迎之 甯稱白水 管仲憂疑  
 妾進問焉 為說其詩 管嘉報公 齊得治

二 楚江乙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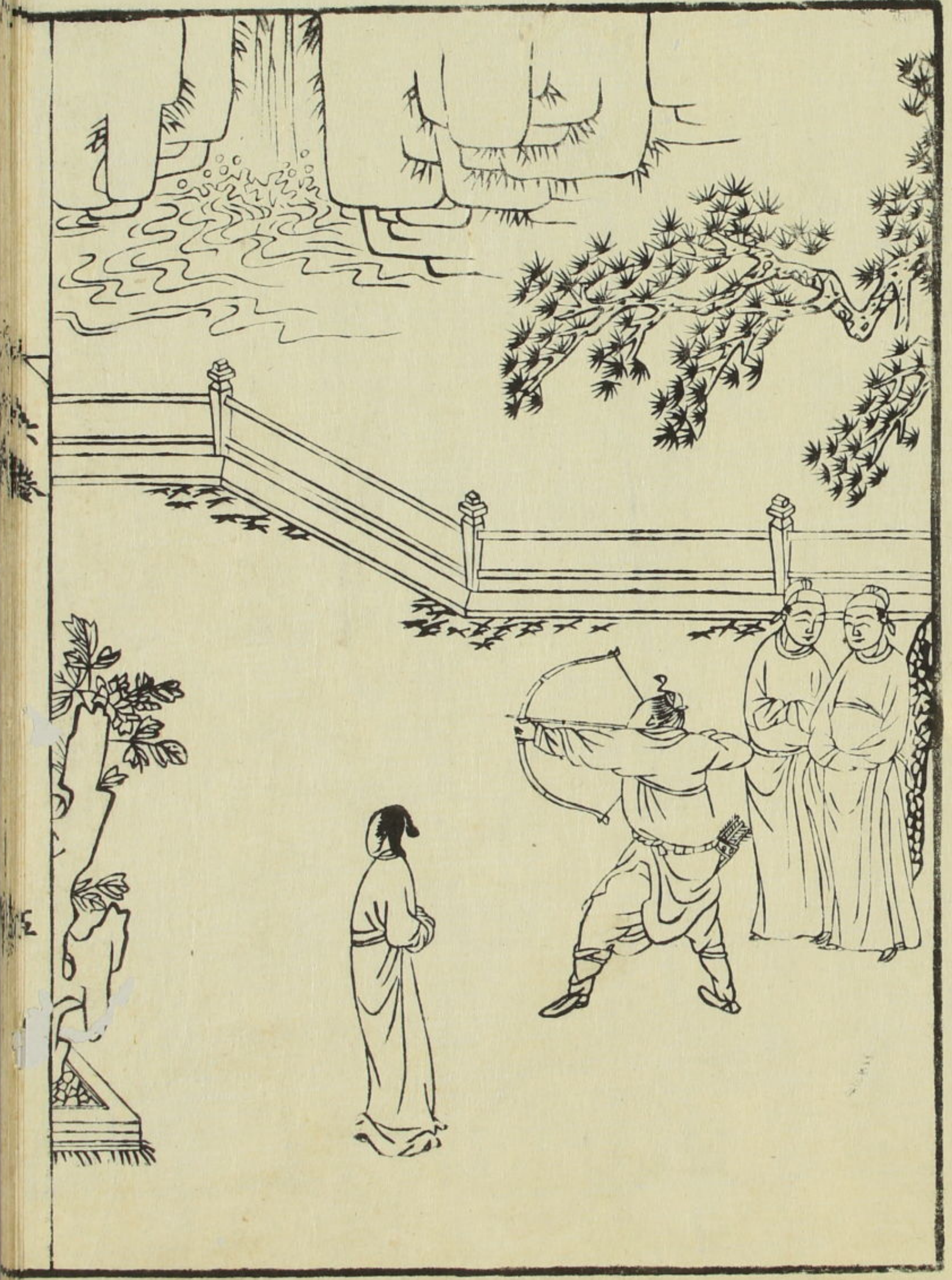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人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于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玉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玉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

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冠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者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罪予一人上一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曰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毋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

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母動心 既歸家庭 王復用乙 賜母金布 指責令尹 辭甚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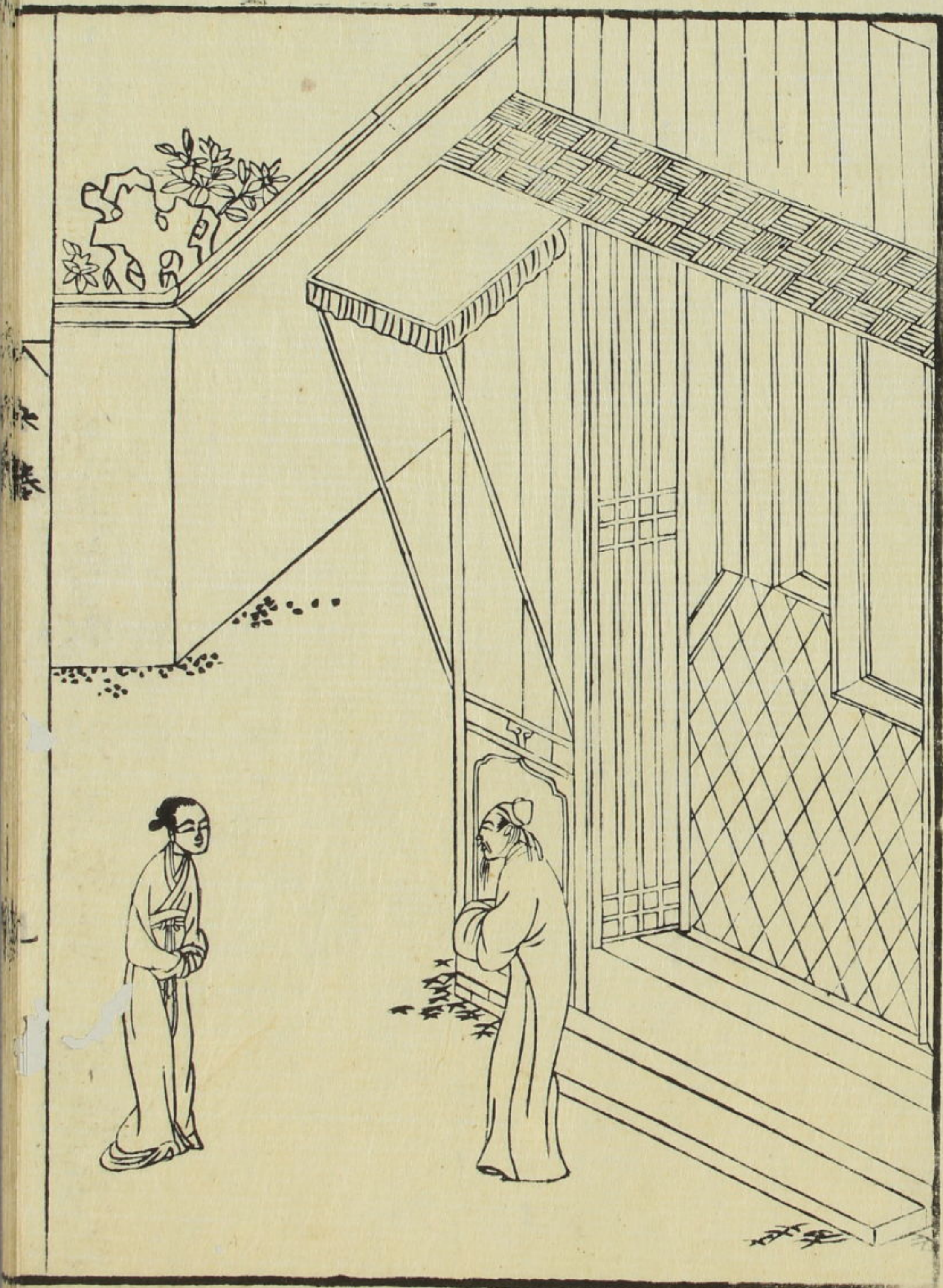
三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為弓  
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  
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謂  
于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  
葭蒿惻然為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  
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  
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二君者仁着于天下  
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  
階三等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

造此弓其為之亦勞其幹生于太山之阿下日三觀  
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  
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  
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  
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  
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  
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敷  
弓既堅舍矢既鉤言射有法也

頌曰

晉平作弓 三年乃成 公怒弓工 將加以刑



妻往說公  
陳其幹材  
列其勞苦  
公遂釋之

四 齊傷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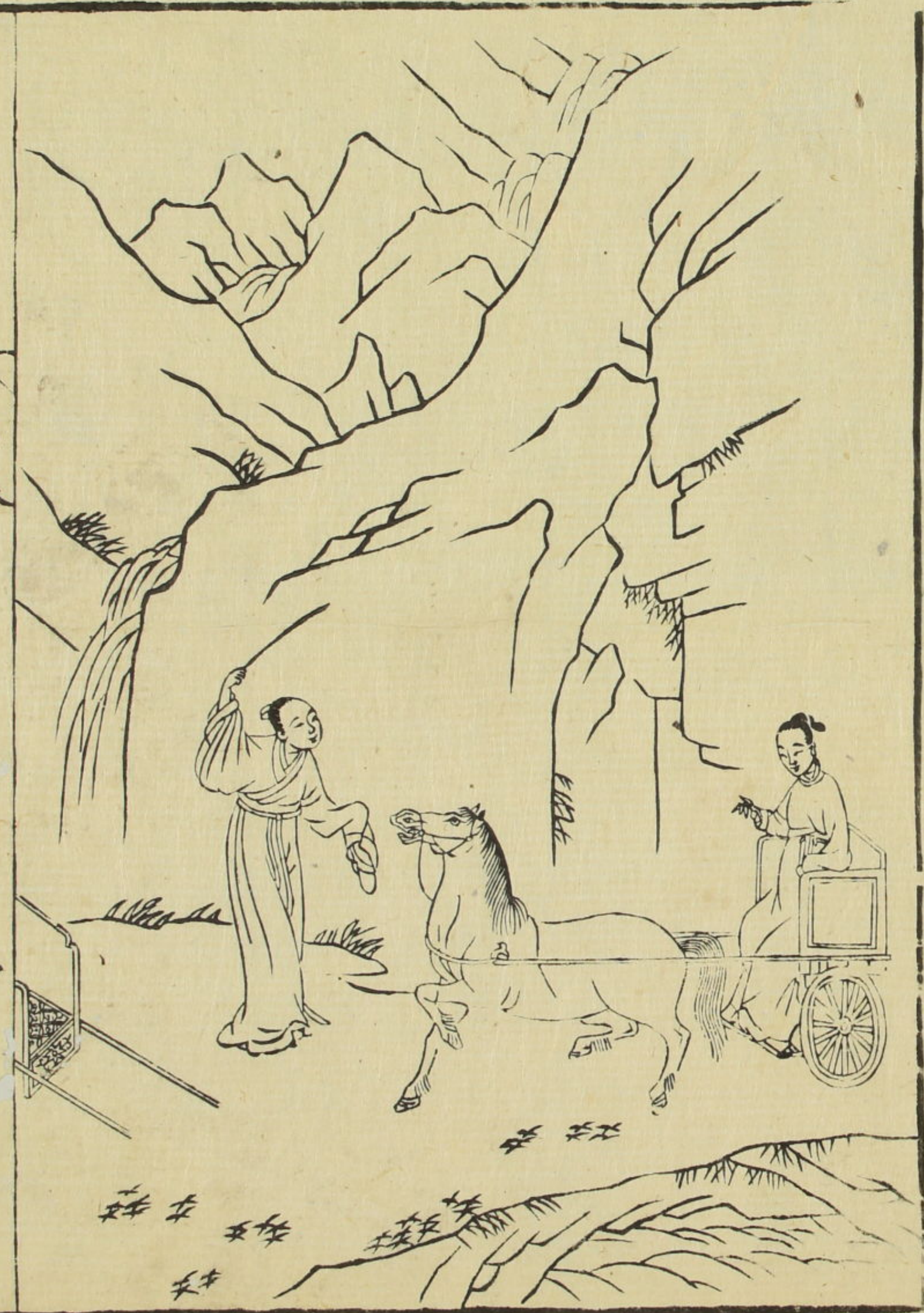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于是行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于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徭數于下晏子聞之笑曰嬰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于名山神女不勝麴孽之味先犯君令醉至于此罪固當

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惠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木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養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嚴威令謂之逆刑殺

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  
 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  
 者也崇玩好嚴威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  
 槐者死刑殺不正是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  
 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  
 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  
 云是究是圖曹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

景公愛槐 民醉折傷 景公將殺 其女悼惶  
 奔告晏子 稱說先王 晏子為言 遂免父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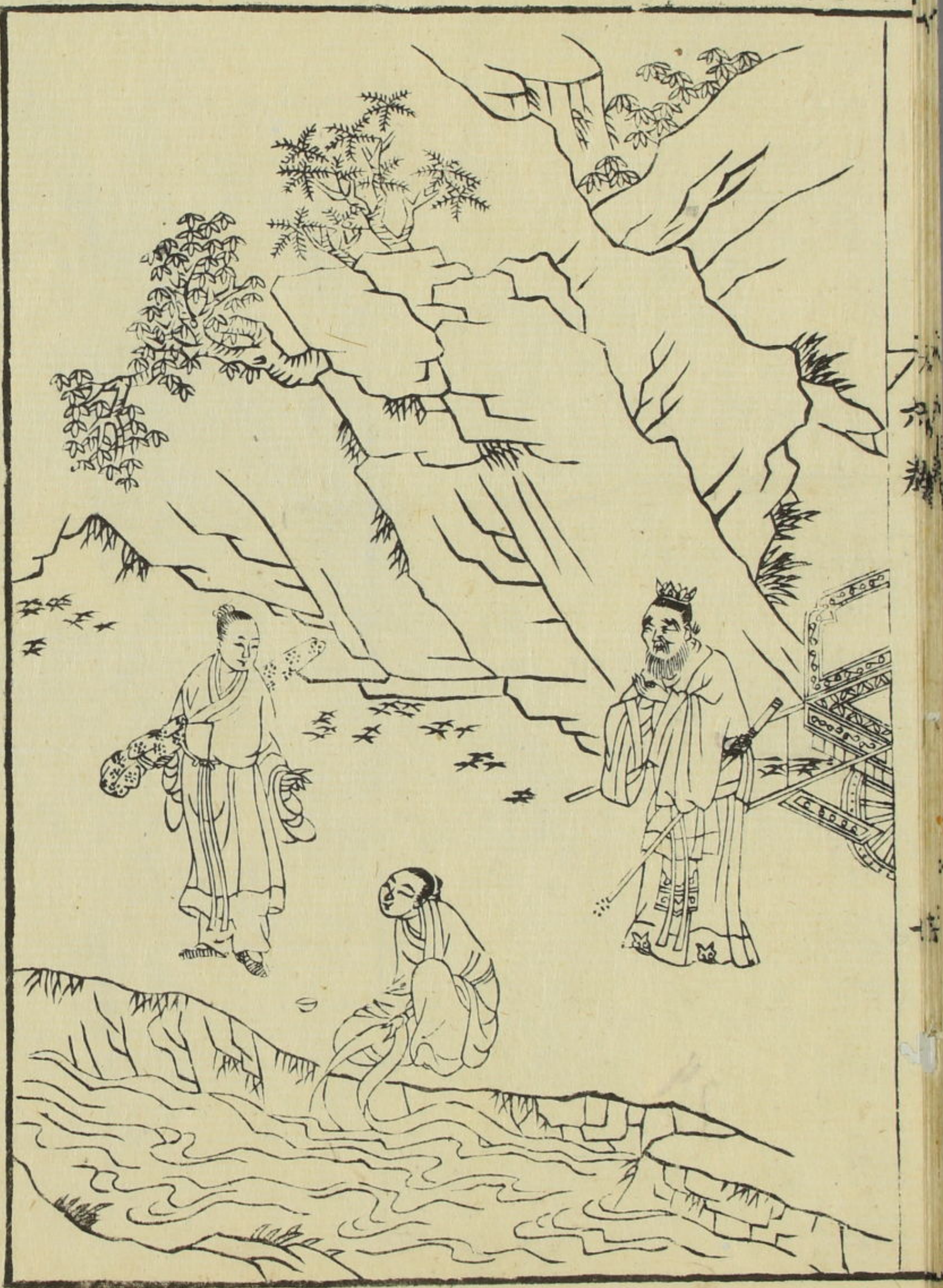
五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于荆至  
于狹路有一婦人無車與大夫輓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  
于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  
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  
而反處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無侮鰥寡而畏高明  
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鞭  
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  
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

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于鄭乎對曰既有狂  
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  
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

辯女獨乘 遇鄭使者 鄭使折軸 執女忿怒  
女陳其寃 亦有其序 鄭使慙去 不敢談語



六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  
 隧見處子珮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  
 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  
 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  
 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  
 其水一清一濁流入于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  
 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技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  
 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  
 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

曰繼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  
 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  
 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  
 已知之矣過賢則賔抽絺絺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  
 絺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  
 絺絺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  
 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于野鄙妻孥甚少  
 何敢受子之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  
 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于人情而知禮  
 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

謂也

頌曰

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  
 子貢三反女辭辯深子曰達情  
 知禮不淫  
 欽觀其風

七 趙津女媯

趙津女媯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媯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媯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主祝杯酌餘漑醉至于此君欲殺之媯願以郵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媯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

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





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  
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  
夫齋戒沐浴豕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  
昔者湯伐夏左騶牝騶右騶牝騶而遂放桀武王伐  
殷左騶牝騶右騶牝騶而遂克紂至于華山之陽主  
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  
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  
水揚波兮杳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  
驚罰既釋兮嘯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  
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憂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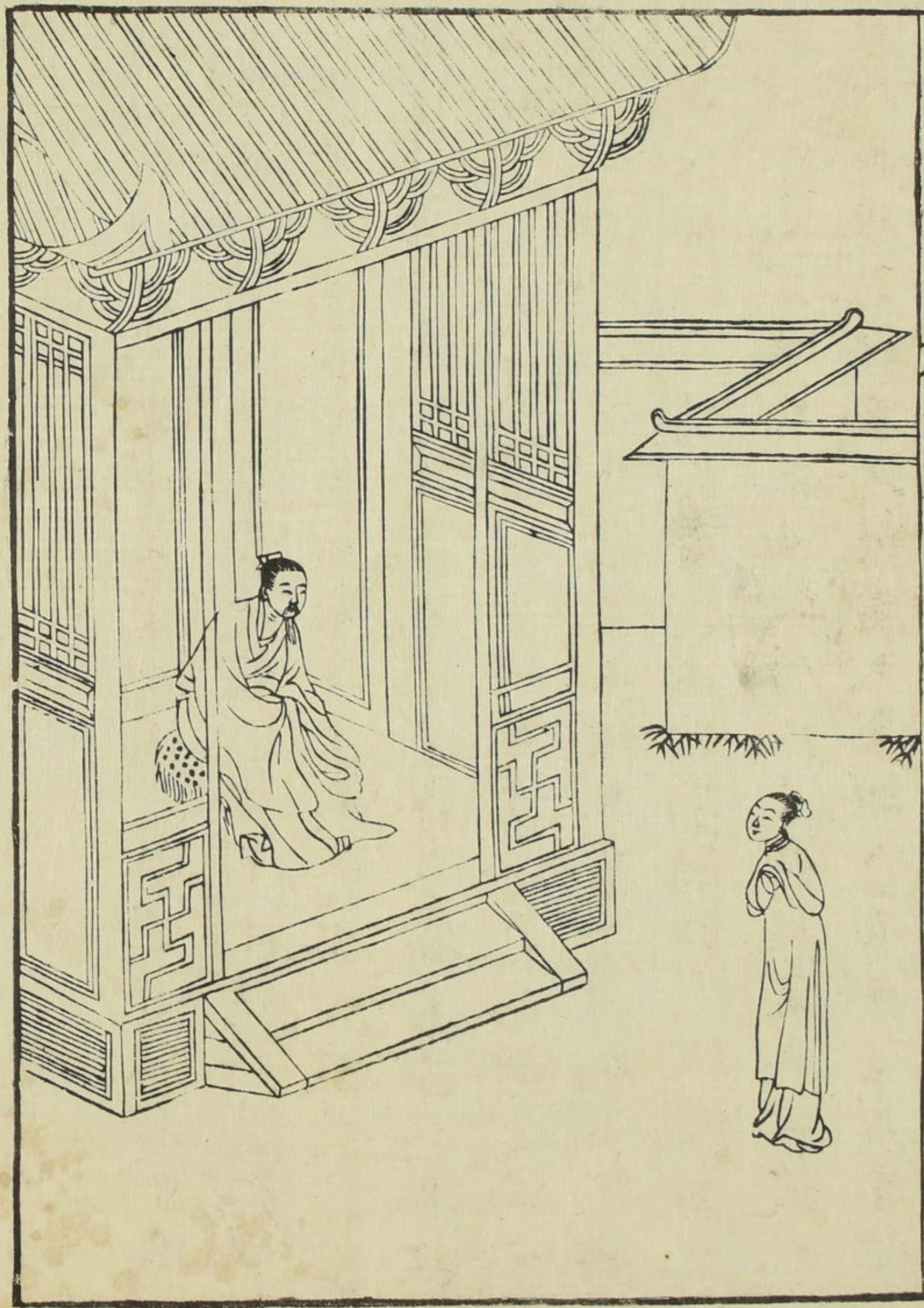
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  
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  
而去簡子歸乃納幣于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  
女始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奇此之謂  
也

頌曰

趙簡渡河 津吏醉荒 將歌加誅 女娟恐惶  
操楫進說 父得不喪 維人難蔽 終遂發揚

七 趙佛勝母

趙佛勝母者趙之中牟宰佛勝之母也佛勝以中牟畔趙之法以城畔者身死家收佛勝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于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于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于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妾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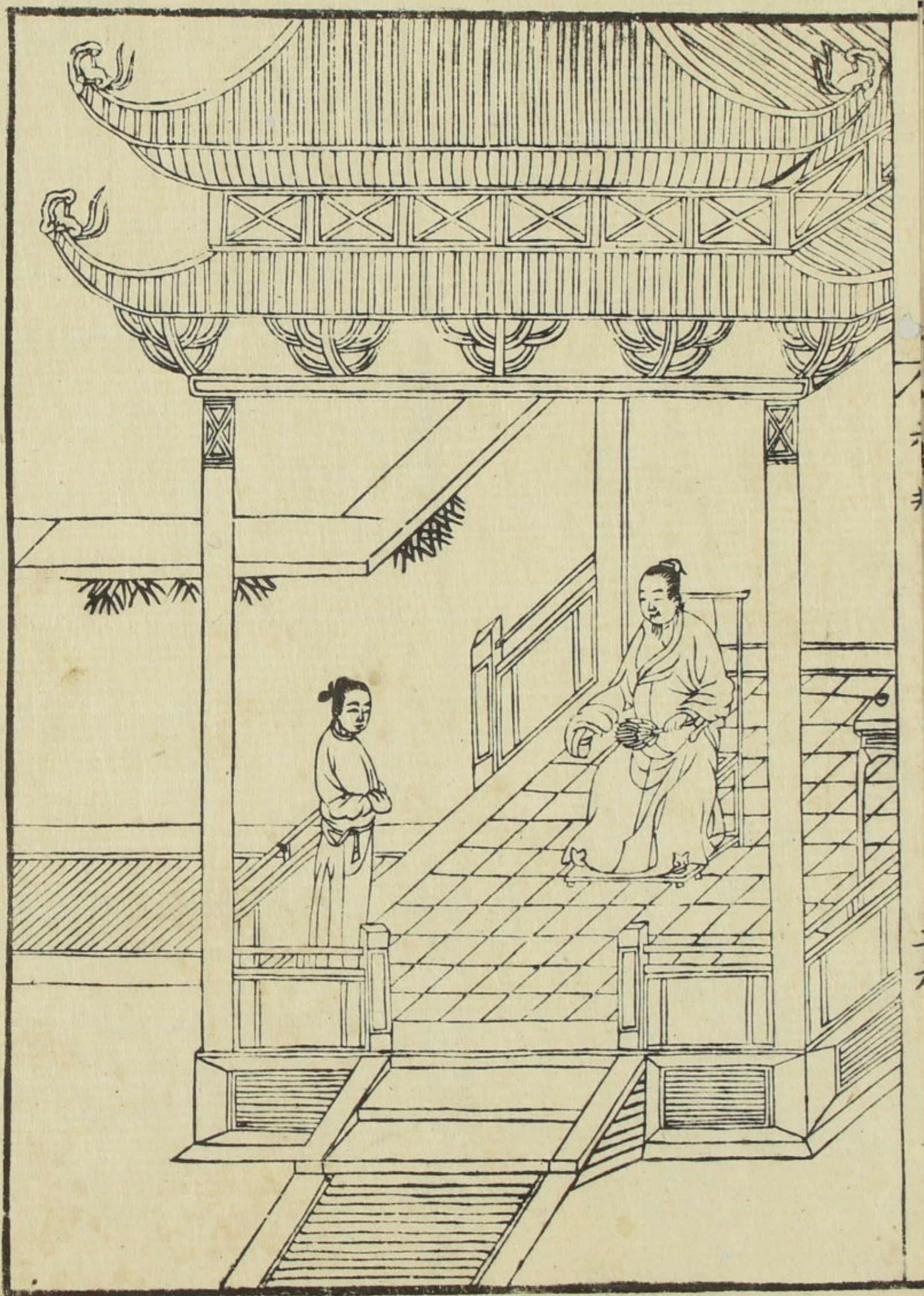


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  
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  
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  
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  
暴臣妾無暴子是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  
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  
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  
君子我心焉多乎此之謂也

頌曰

佛肸既叛其母任理將就于論自言襄子

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九 齊威虞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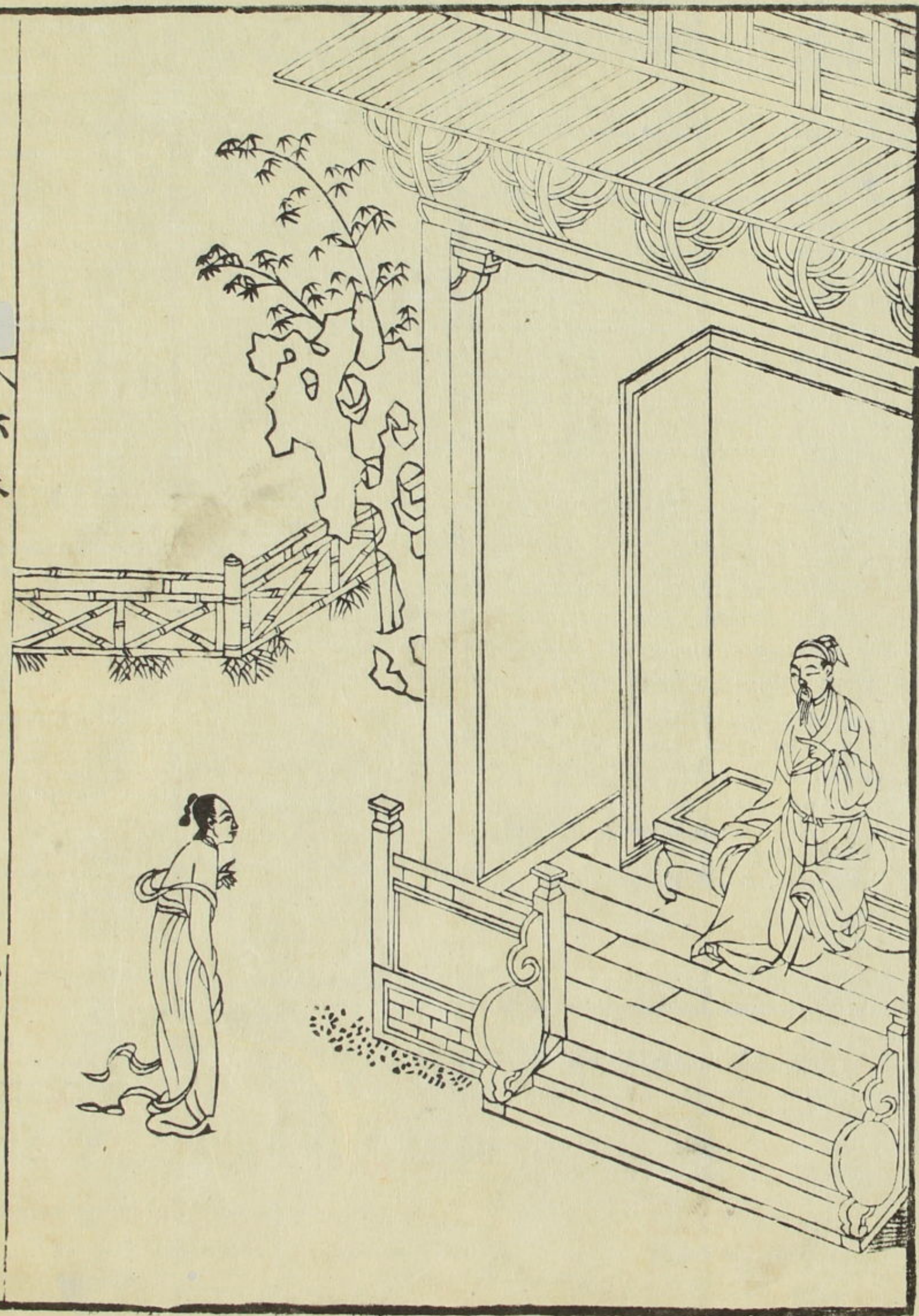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  
 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  
 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曰譽之虞姬謂王曰  
 破胡諛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  
 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于  
 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于九  
 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  
 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于意乃召  
 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

體生于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既王之讒昵附于  
者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憐  
憐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理于百重之下  
不意太王乃復見與之語妾聞于石墜泥不為汗柳  
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于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  
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  
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  
哭城為之崩下士嘆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  
城市妾之究明于白日雖獨號于九層之內而眾人  
莫為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活名而加此二罪豈固

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百妾之活名也且自古有  
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惠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  
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  
執政國殆危矣于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于朝市  
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  
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  
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  
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憤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譏刺 反害其貞



姬列其事<sub>ヲ</sub> 上指皇天<sub>ヲ</sub> 威王覺寤<sub>ヲ</sub> 卒弭強<sub>ヲ</sub>

十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印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胞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棄莫執于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謂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借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謂者以聞宣王方置酒于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于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女子不容于鄉里布衣

而欲于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羨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幾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

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終連飾萬民羅極此二  
殆也賢者匿于山林諂諛強于左右邪偽立于本朝  
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沉湎以夜繼晝女樂  
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  
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于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  
我無監君之言乃今一聞于是折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  
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監君為后而齊  
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  
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

無監之女 于說齊宣 介別四殆 稱國亂煩  
宣王送之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監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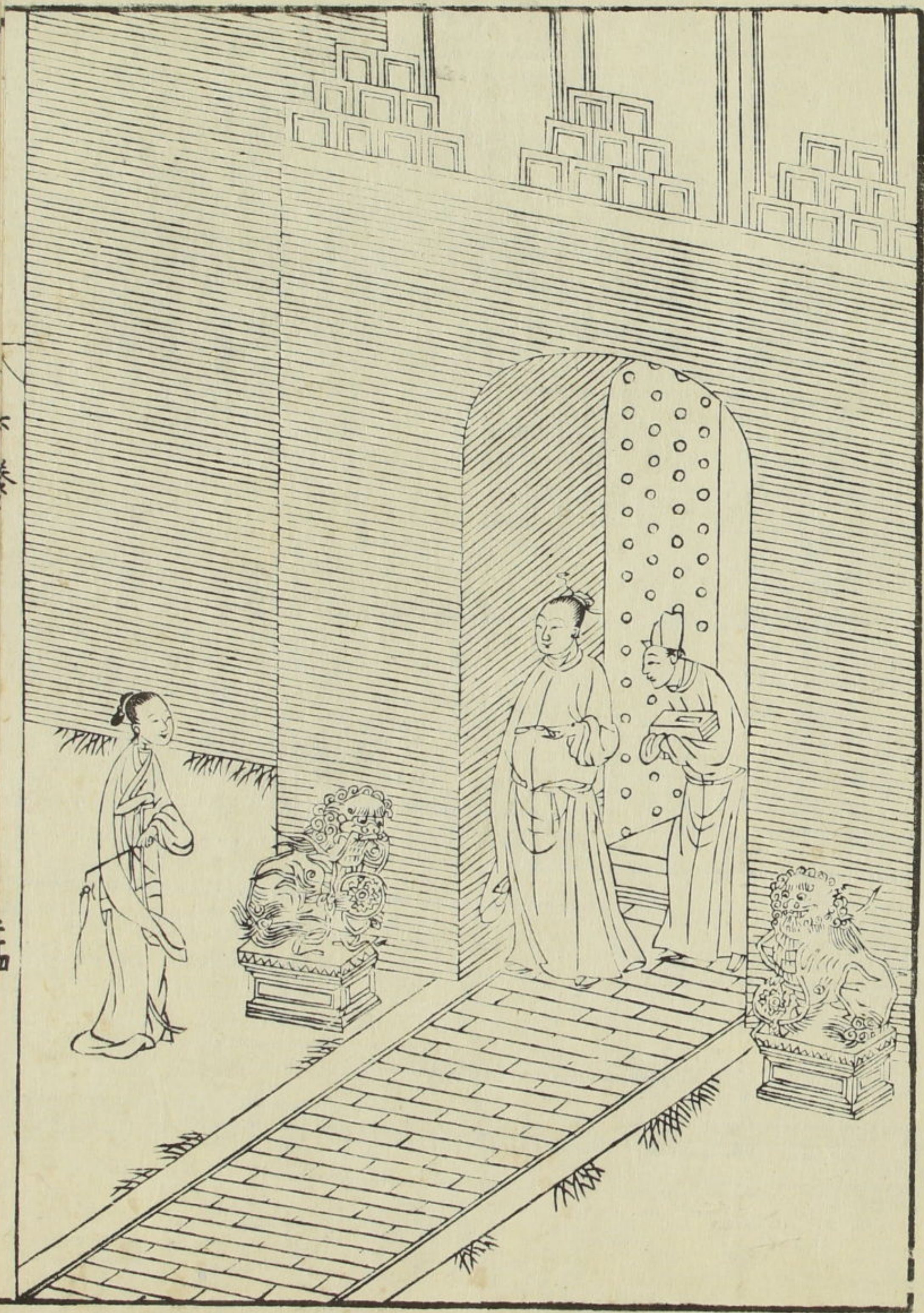
十一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一不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棄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



又曰貞女下禮不備雖死不從于是王遣歸使者  
以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歎洗沐加衣裳女曰  
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于是如  
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  
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恠之盛服而衛遲其至  
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  
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  
十百也女曰夫飾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  
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  
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于

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  
然垂拱而治萬方協和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  
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  
綺殺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  
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  
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于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  
大感立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  
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  
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于此也宿瘤女有力焉  
及女死之後燕逐屠蘇閔王逃亡而弒死于外君子



謂宿痛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宿瘤 東郭採桑 閔王出遊 不為憂常  
 王名與語 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 名聲光榮

十一 齊孤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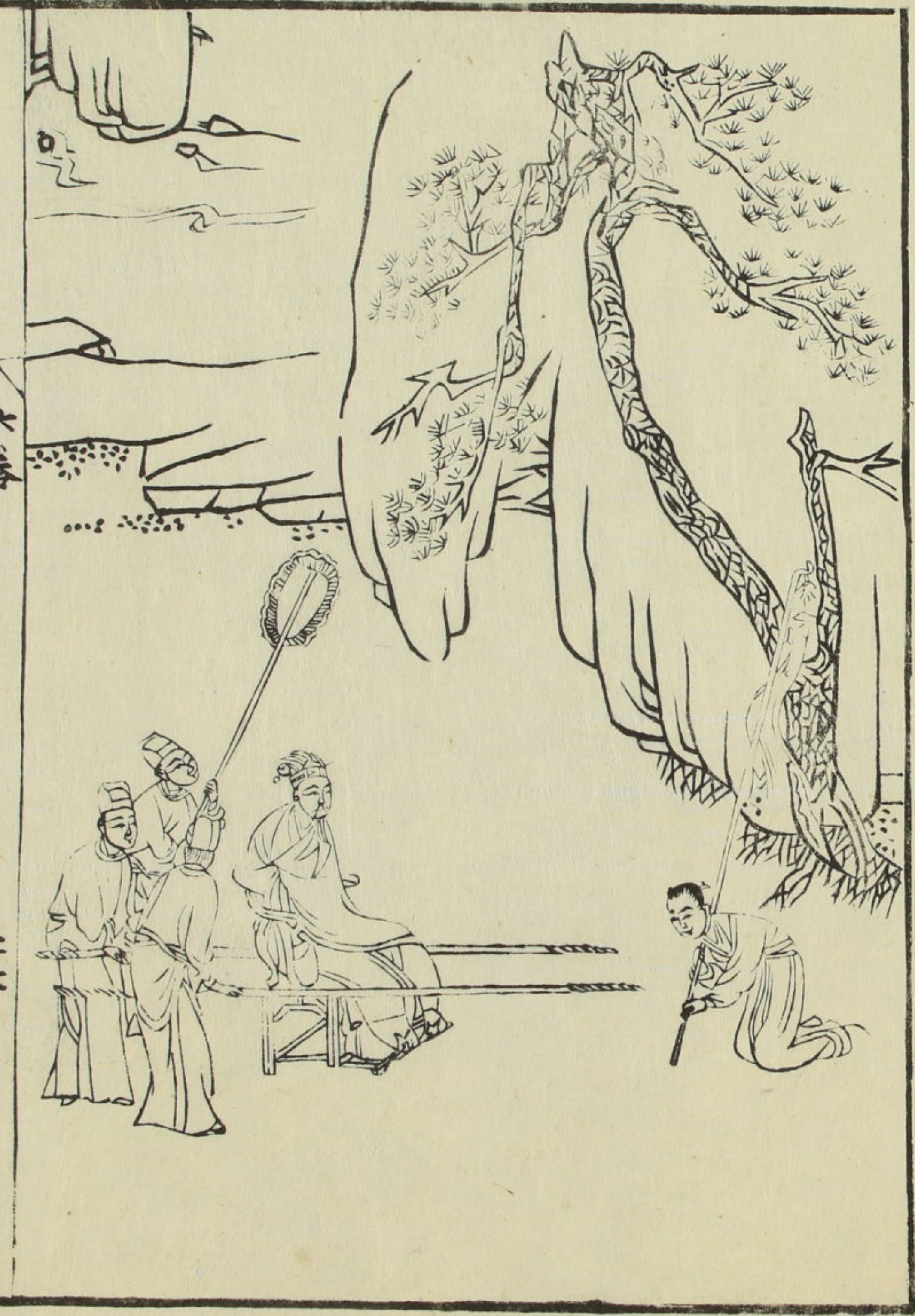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  
母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  
死逐女造棄王之門而見謂者曰妾三逐于鄉五逐  
于里孤無父母擯棄于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  
顏盡其愚辭左右復于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  
三逐于鄉者不忠也五逐于里者少禮也不忠必禮  
之人王何為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  
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  
與之語三日始下曰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

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  
椽撥墮椽撥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椽撥也  
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  
乎相今大王既有明哲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  
其二曰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  
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  
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曰  
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  
也如有過之者何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  
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

用郭隗而得樂毅太王誠能屬之則此可用矣王曰  
 吾用之柰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之入而  
 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  
 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頌王曰善逐尊  
 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  
 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

齊孤逐女 造襄玉門 女雖五逐 王猶見焉  
 譚國之政 亦甚有交 與語三日 逐配相君



十三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嚴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于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姪臣必倍敵國而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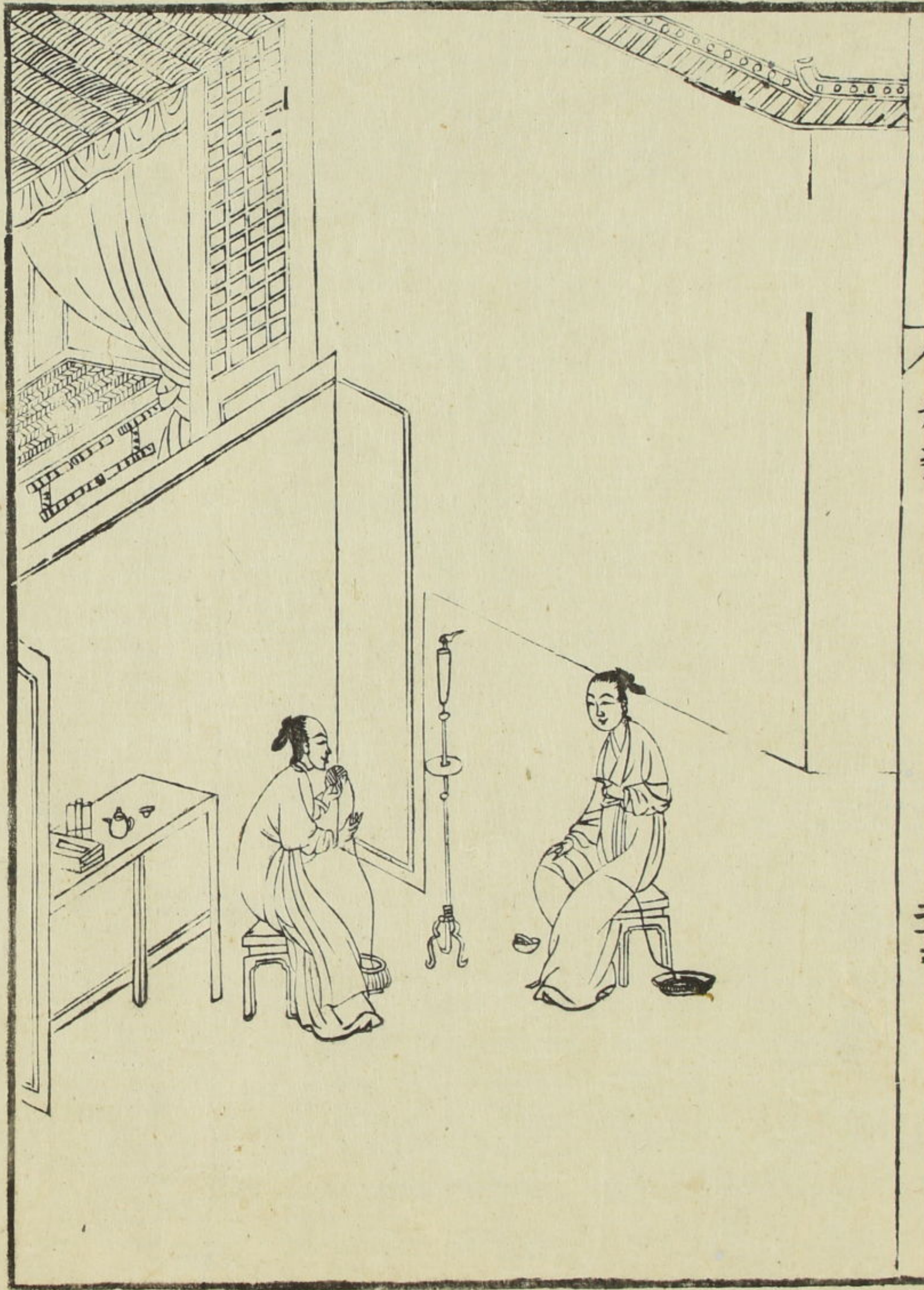
王中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入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于幟下願有謂于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于王恐壅關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于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弼輔必且治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

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  
壤強秦使入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曰以甚今禍  
且構王遊于五百里之外王必遂性國非王之國也  
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  
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濶遠一患也官垣衣繡民  
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  
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  
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  
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  
乃立姪為夫人立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鄭儉愛度

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于禮而終守以正  
詩云北風其喑雨雪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  
謂也

頌曰

楚處莊姪	雖為女童	以職見王	陳國禍凶
設王三難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十四 齊女徐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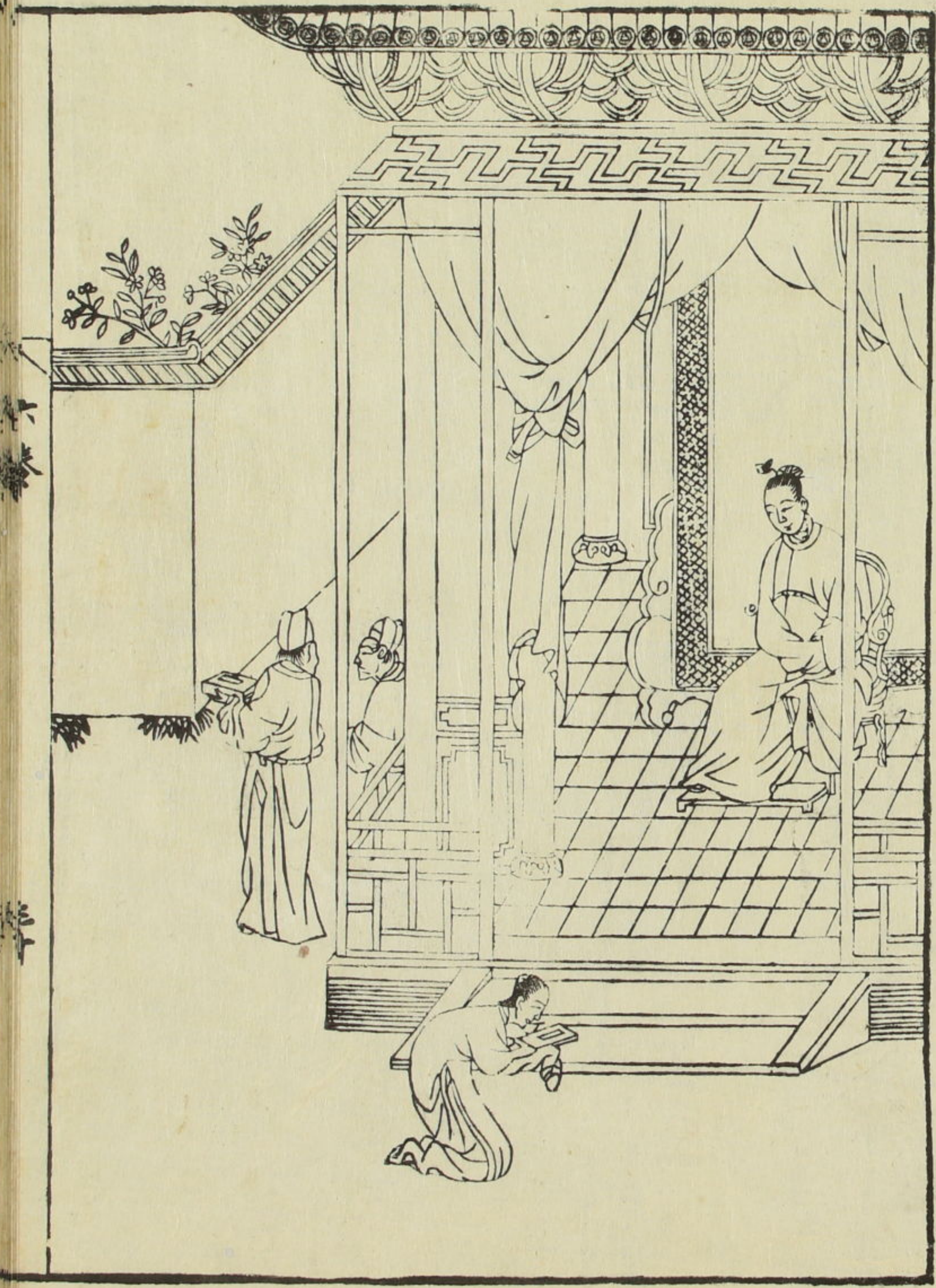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  
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與其屬  
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  
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  
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  
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  
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  
諸君常有惠施于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此  
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于隣則辭安



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燭明 李吾絕馬  
徐吾自列 辭語甚分 卒得容人 終沒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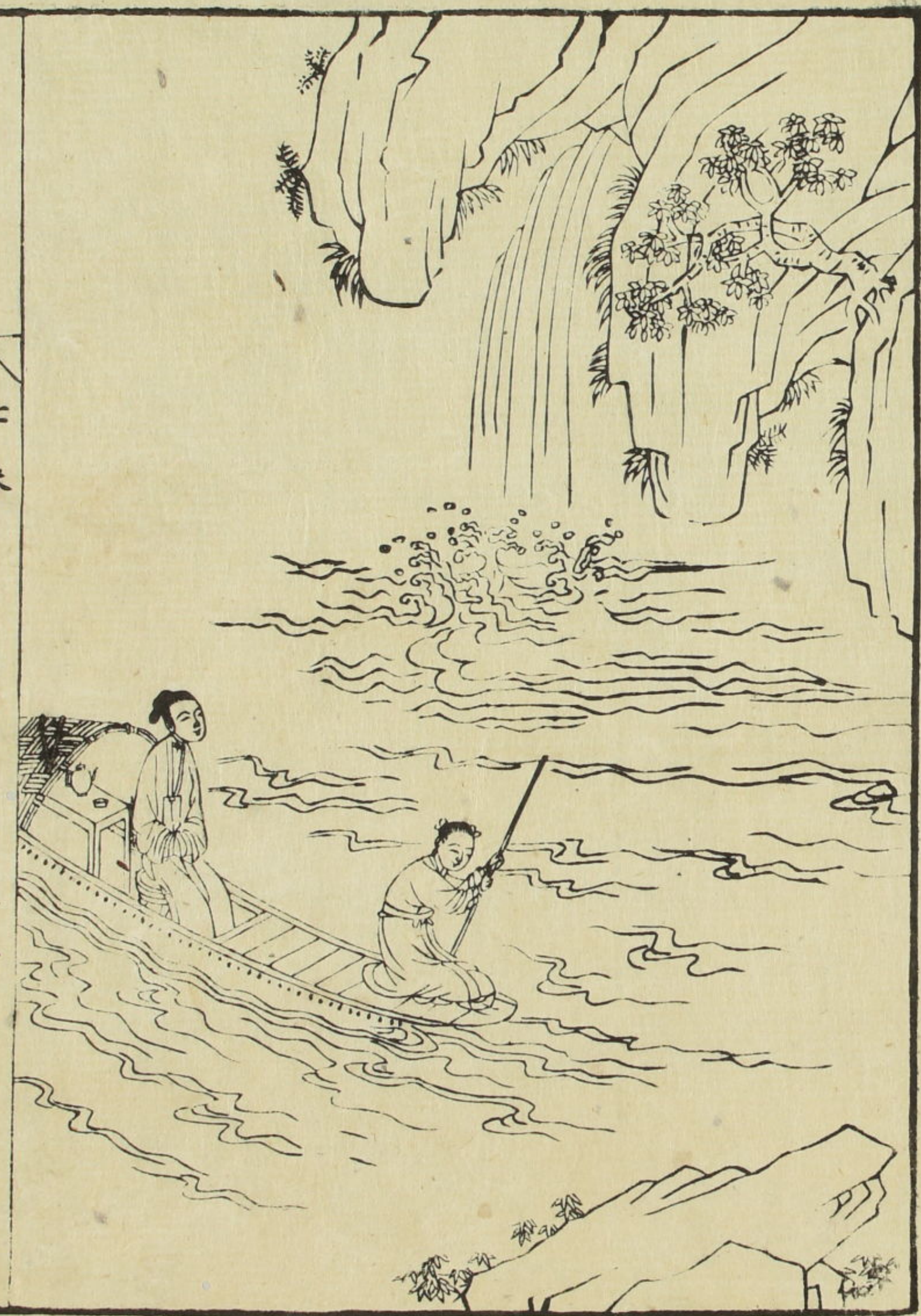


十五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示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

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悼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擊顛者髡抽脅者笞則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六終

緹縈訟父ヲ 亦孔有識ヲ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ヲ  
 推誠上書ヲ 終除南刑ヲ  
 文雅甚備ヲ 以免父事ヲ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七

漢 光祿大夫劉向子政 撰  
明 錢唐後學胡文煥德甫校

孽嬖傳

夏桀末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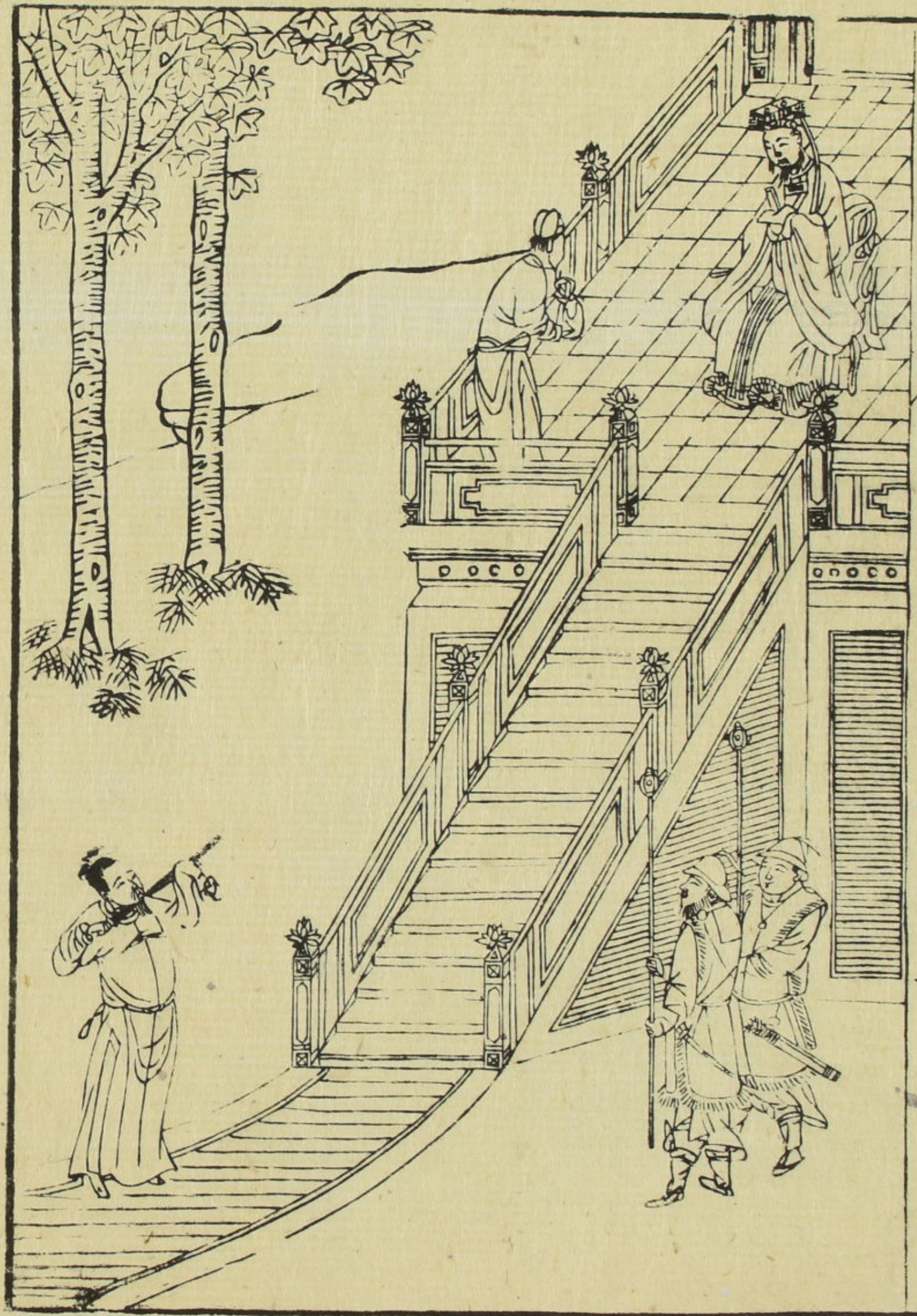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羨淫于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于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妹喜于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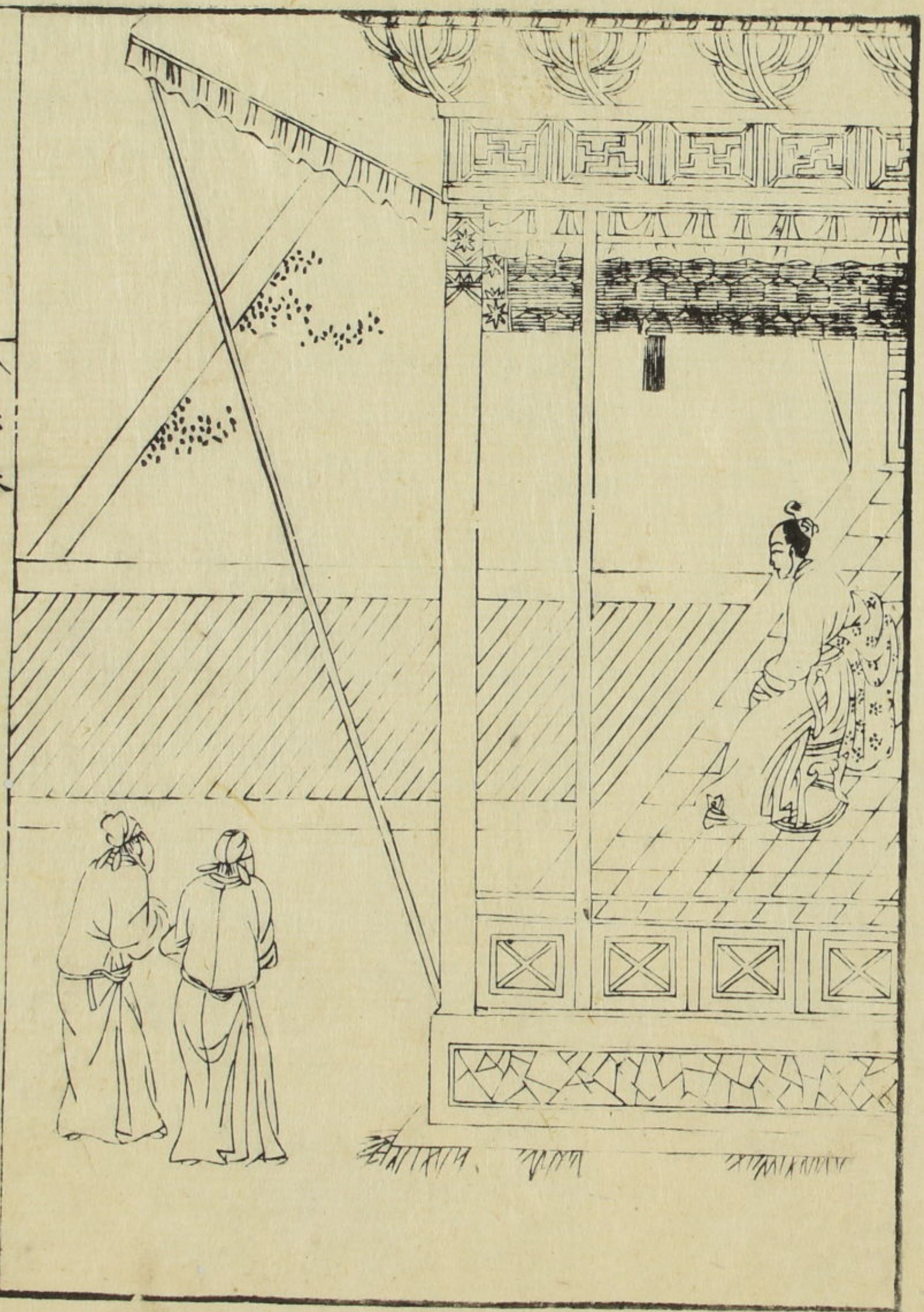
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鞞其頭而飲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曰亡而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彈財盡幣意尚不厭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于是湯受命而伐之戰于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 末喜配桀 維亂驕揚 桀既無道 又重其荒 姦克是用 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 遂反為商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屢幸于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辨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之樂。收珍物。積之于後宮。諛目群女。咸獲所欲。積糟為丘。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





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妹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于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去之武王遂  
 受命興師代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  
 寶玉衣而自殺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  
 于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  
 維王之印此之謂也

頌曰

妲己配紂 惑亂是修 紂既無道 又重相謀  
 指笑炮灸 諫士剗囚 遂敗牧野 反商為周

三 周幽褒如

褒如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  
之神化為二龍伺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  
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祭藏之而吉乃布幣焉  
龍忽不見而藏祭積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  
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  
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蜃入後宮之童妾昧毀而  
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  
先是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  
人夫妻賣檠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

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于褒長而美  
好褒人始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  
故號曰褒如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  
立褒如為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為太子幽王惑  
于褒如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  
適褒如之意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褒如不  
笑幽王乃歆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太鼓有  
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如乃大笑幽王歆悅  
之數為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  
如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魯西夷犬



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于驪  
 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  
 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  
 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

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  
 舉烽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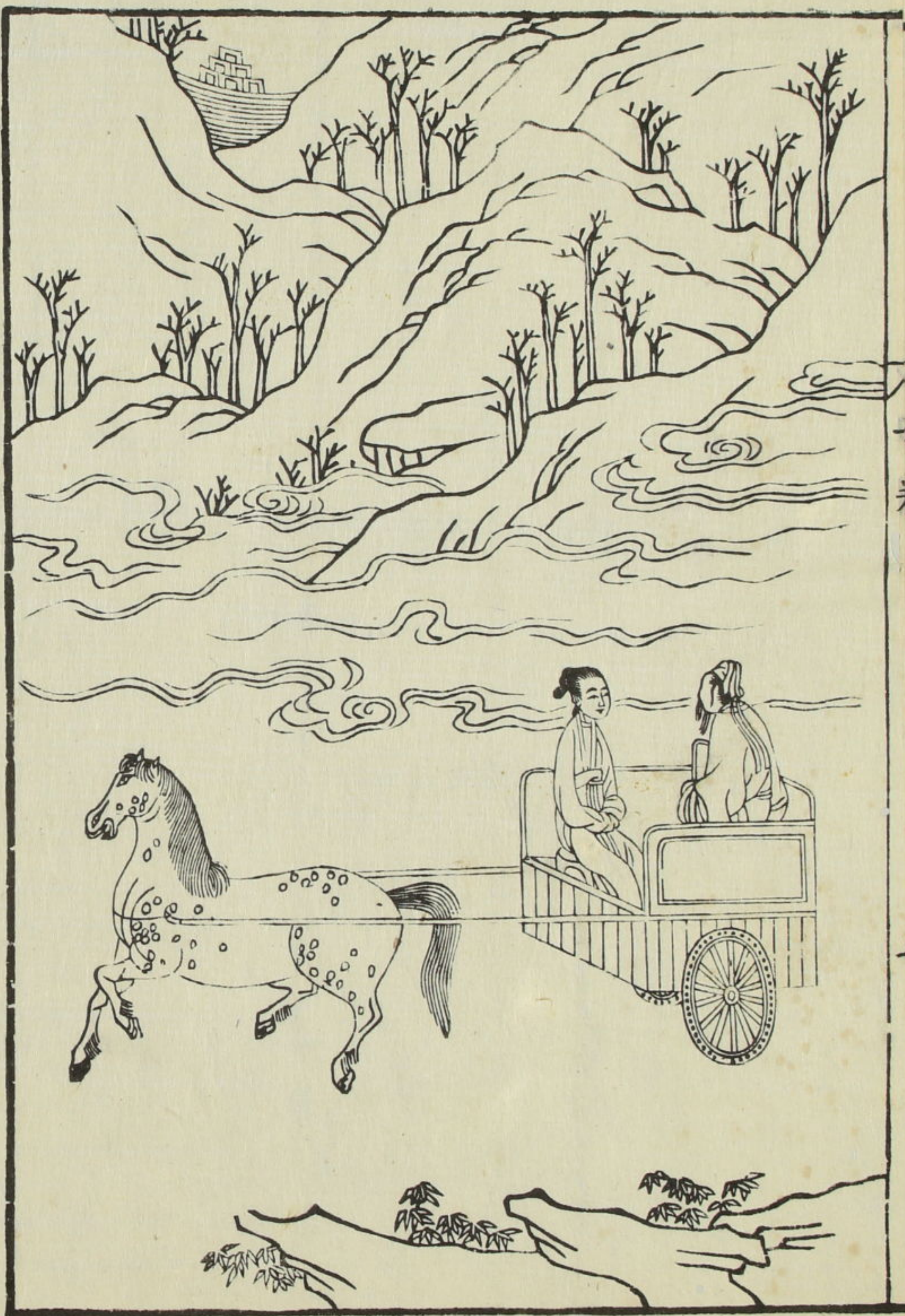
四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東  
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于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  
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  
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  
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  
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  
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  
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以壽為已死乃謂  
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

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  
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  
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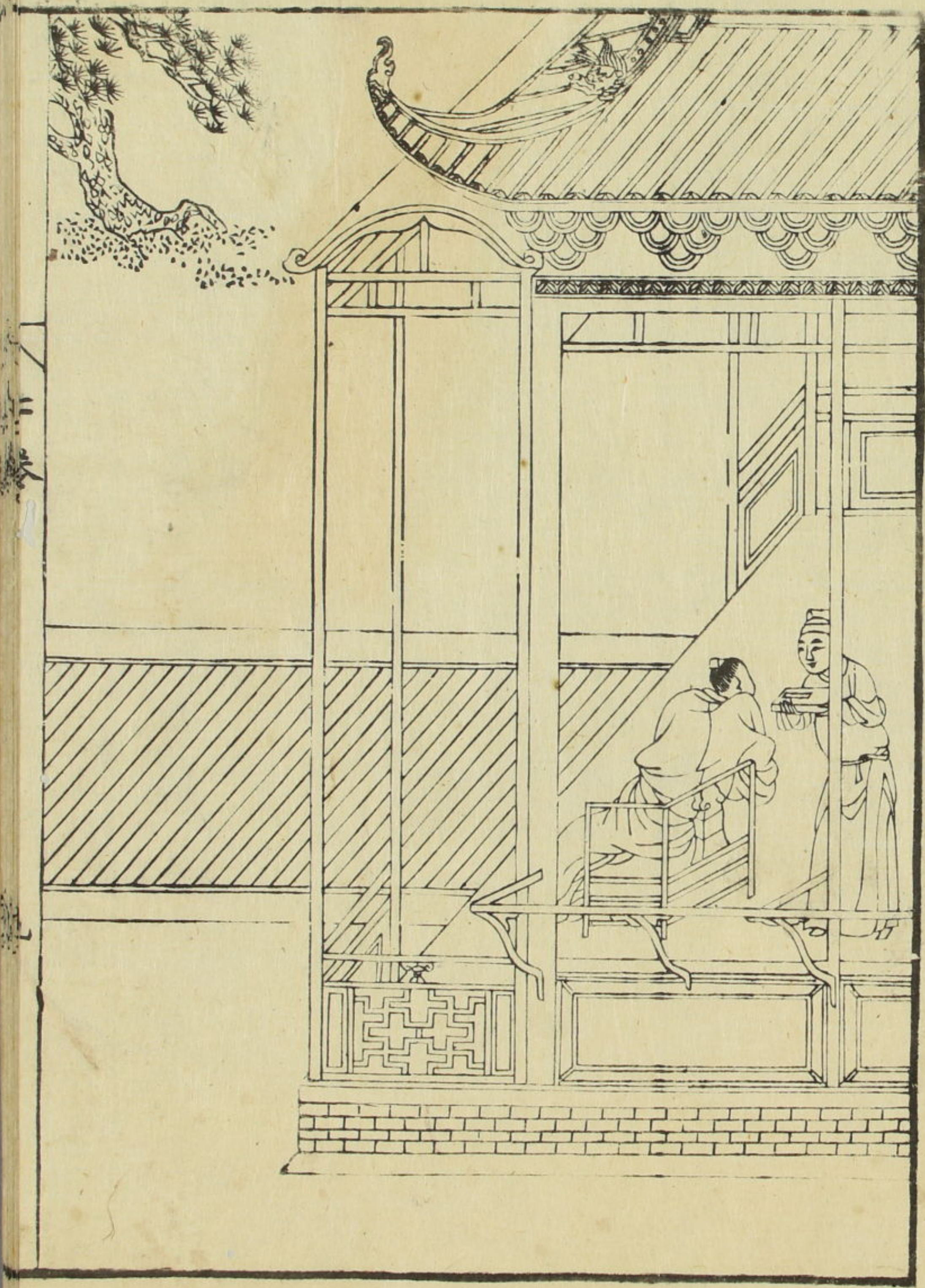
衛之宣姜 謀危太子 欲立子壽 陰設力士  
壽乃俱死 衛果危殆 五世不寧 亂由姜起



五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于車魯人求彭生以除取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



文姜淫亂  
配魯桓公  
 俾厥彭生

推幹拉曾

與俱歸齊  
 維女為亂

齊襄淫道  
 卒成禍凶

六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  
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  
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束粟以致禮  
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  
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  
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  
驕淫通于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莊  
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于黨氏立叔  
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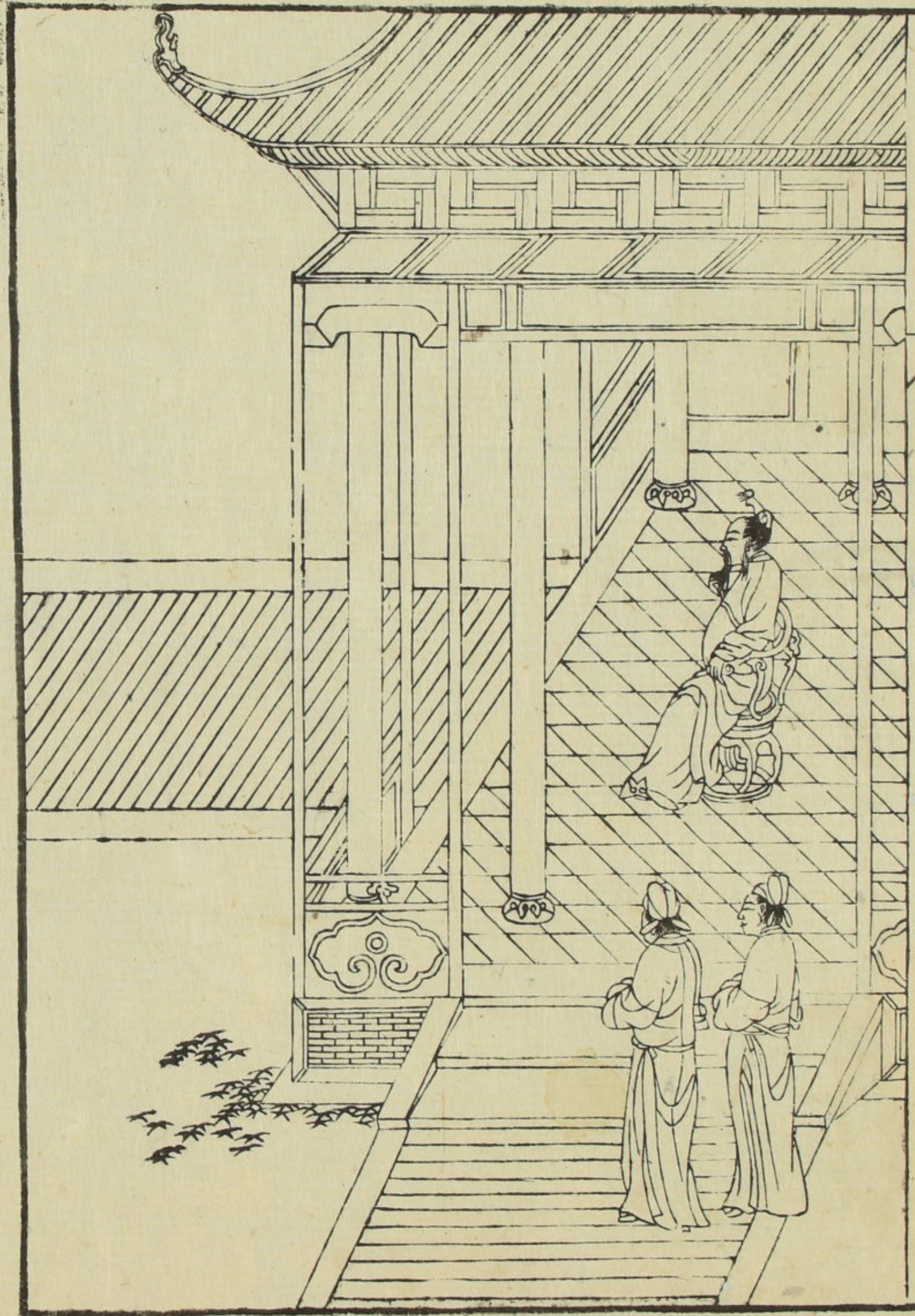
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下齧齧弑閔公于  
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  
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醜而  
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  
也

頌曰

哀姜好邪 淫于魯莊 延及二叔 驕妬縱橫  
慶父是依 國適以亡 齊桓征伐 醜殺哀姜

七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于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為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于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  
蒲夷吾居二屈晉獻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  
故對曰吾聞申生為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于  
民今謂君惑于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于  
君君昧終命而殒君其柰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  
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為民與為  
父異夫殺君利民孰不戴苟交利而得寵除亂而  
衆說妾不歆馬雖其愛君歆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  
先殺紂母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  
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弒成此皆為民而不

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  
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  
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  
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巫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  
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置鴆于酒施毒于脯  
公至召申生將酢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  
酒于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  
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  
子之國子何遲為君有父恩忍之况國人乎弒父以  
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

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  
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  
于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閻楚刺重耳重耳  
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  
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  
姬鞭而殺之于是秦立夷吾是為惠公惠公死子圉  
立是為懷公晉人殺懷公于高粱立重耳是為文公  
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咎又曰哲  
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

驪姬繼母 惑亂晉獻 謀譖太子 毒酒為藥  
果弒申生 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 五世亂昏

八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為內臣魯人不順喬如盟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逐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養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不得出矣。卒薨于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

繆姜淫泆

宣伯是阻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

既廢見擯

心意摧下

後雖善言

終不能補

九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  
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至  
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儀  
行父與陳靈公皆通于夏姬或衣其衣以戲于朝泄  
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子子率君而為  
之不待幽間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  
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  
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  
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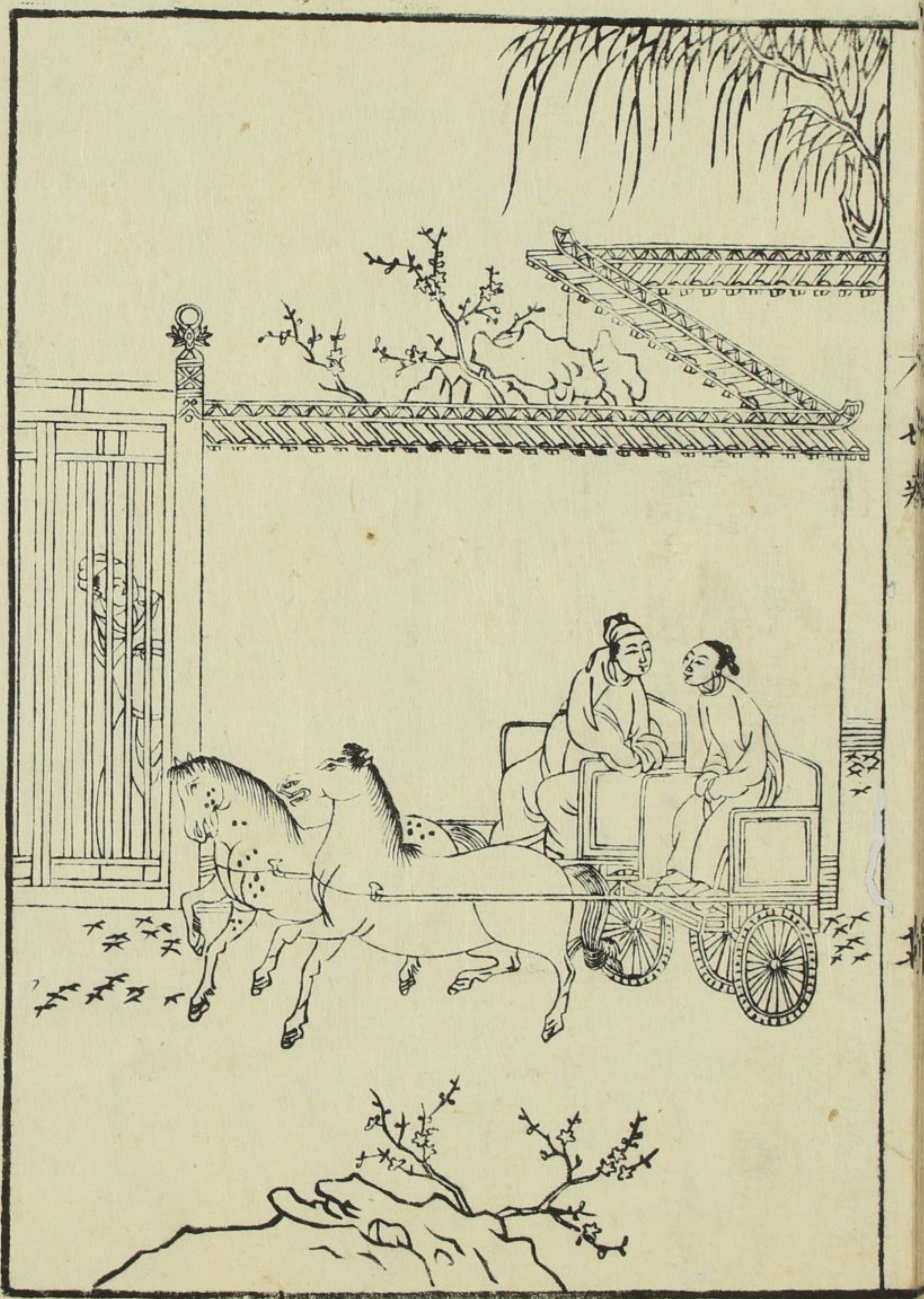


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擊厥  
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  
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  
公孫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平臣諫曰不可王  
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為淫為大罰願  
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  
欲取之平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  
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  
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口其  
子黑要又通于夏姬平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聘

汝及恭王即位平臣聘于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  
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平臣使介歸幣於楚  
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平臣之  
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  
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

夏姬好美 滅國破陳 走二大夫 殺子之身  
殆誤楚莊 敗亂平臣 子反悔懼 申公族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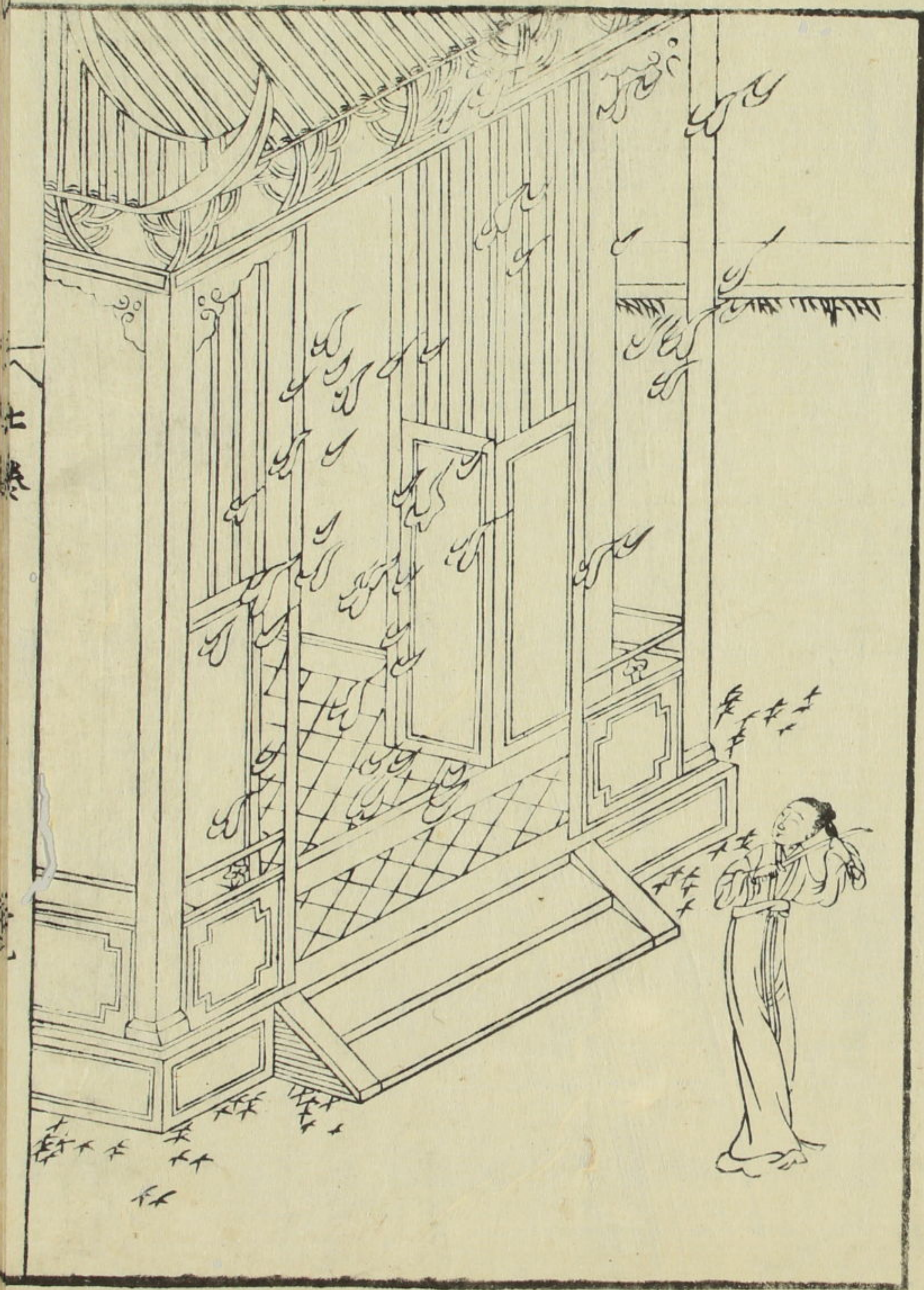
十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  
 子淫通于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闕鮑亭  
 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  
 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  
 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  
 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  
 公怒則鮑率而逐高子國佐佐遂奔莒更以崔杼為  
 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  
 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

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

齊靈聲姬 厥行亂失 淫于慶尅 鮑牽是疾  
譖愬高鮑 遂以奔亡 好禍用亡 亦以事長



十一 齊東郭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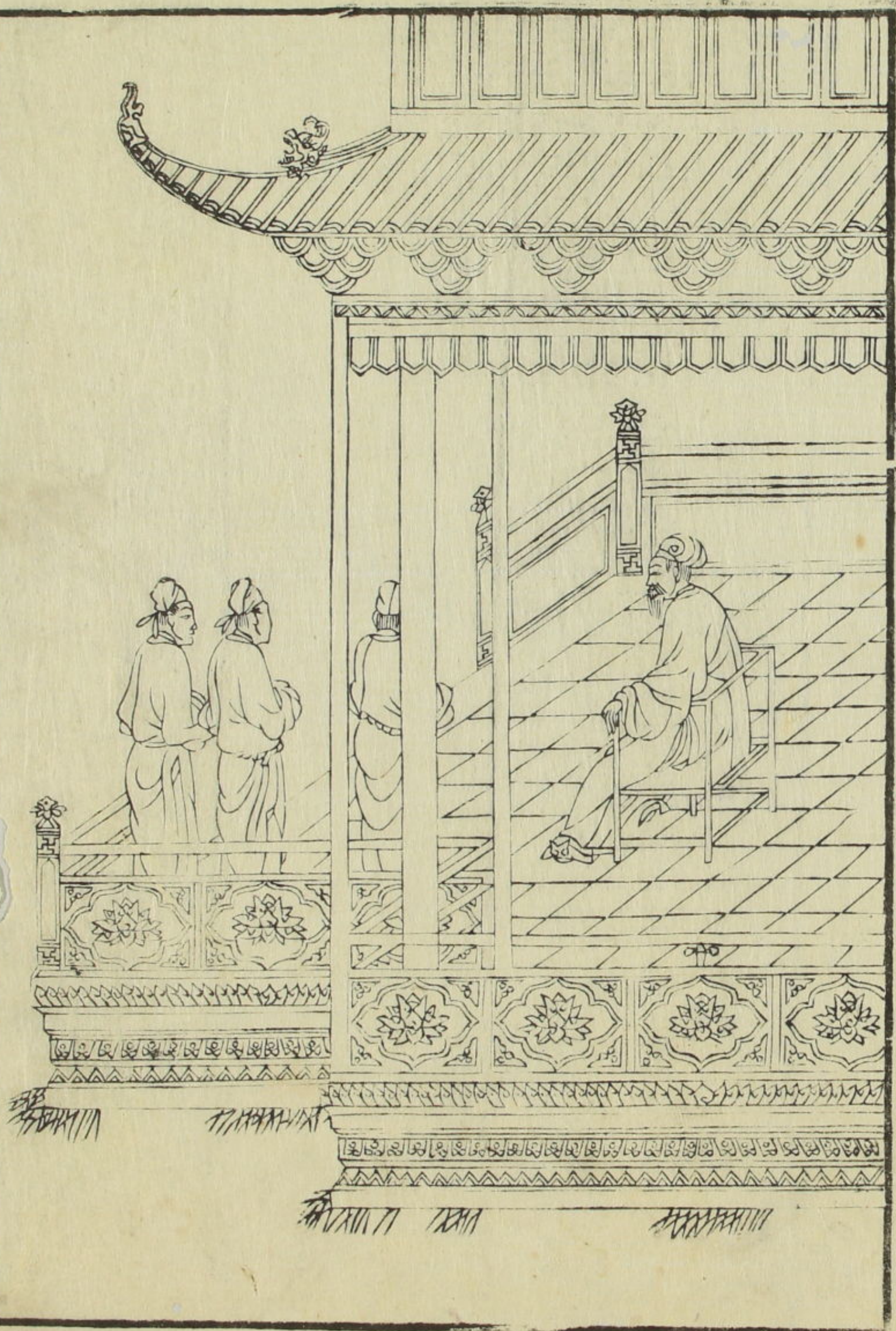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吊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于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曰：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送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聞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眾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于崔氏曰：『公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

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于崔氏之宰，曰：「請就元君之廟而死。」馬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中公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太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為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于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于崔子之庭，崔子怒。

愬之于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于此吾  
 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  
 使盧蒲癸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廩而殺成姜崔氏  
 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廩  
 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  
 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  
 害本寔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

齊東郭姜 崔杼之妻 惑亂莊公 母咎是依  
 禍及明成 爭邑相殺 父母無聊 崔氏遂滅



十一 衛二亂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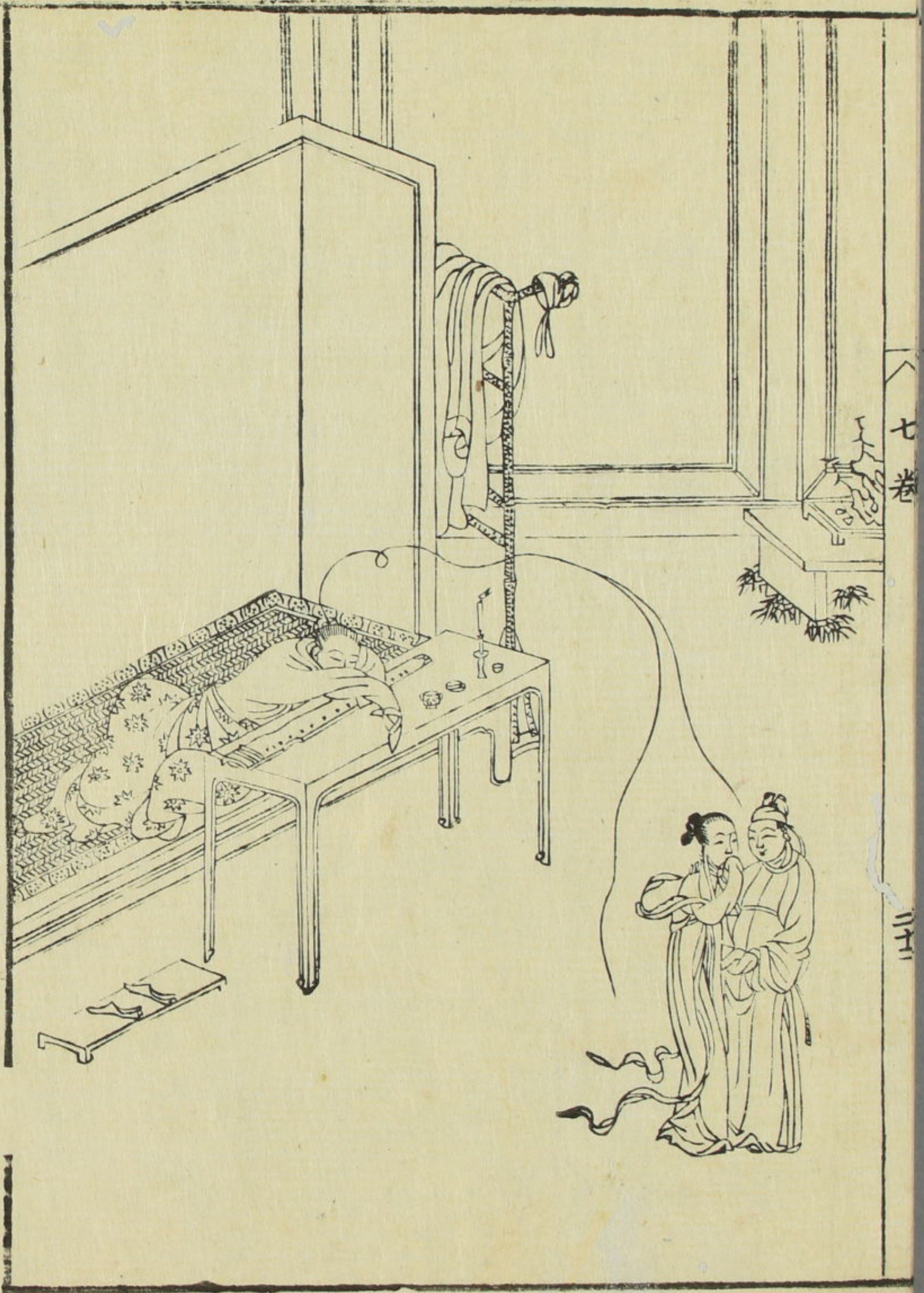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于宋子朝太子蒯瞶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于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瞶蒯瞶奔宋靈公薨蒯瞶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瞶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于蒯瞶蒯瞶曰子苟能內我于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瞶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

姬杖先太子與五介曹之士迫其子悝于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瞶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于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

南子惑淫 宋朝是親 譖彼蒯瞶 使之出奔  
悝母亦嬖 出入兩君 二亂交錯 咸以滅身





十三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羸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子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

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壘然也反目  
于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  
于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官章以其後作亂李  
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聞之兌因圍  
主父官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  
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  
雀鷲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官詩曰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

吳女茗顏 神寤趙靈 既見嬖近 惑心乃生

廢后興戎 子何是成 生閉沙丘 國以亂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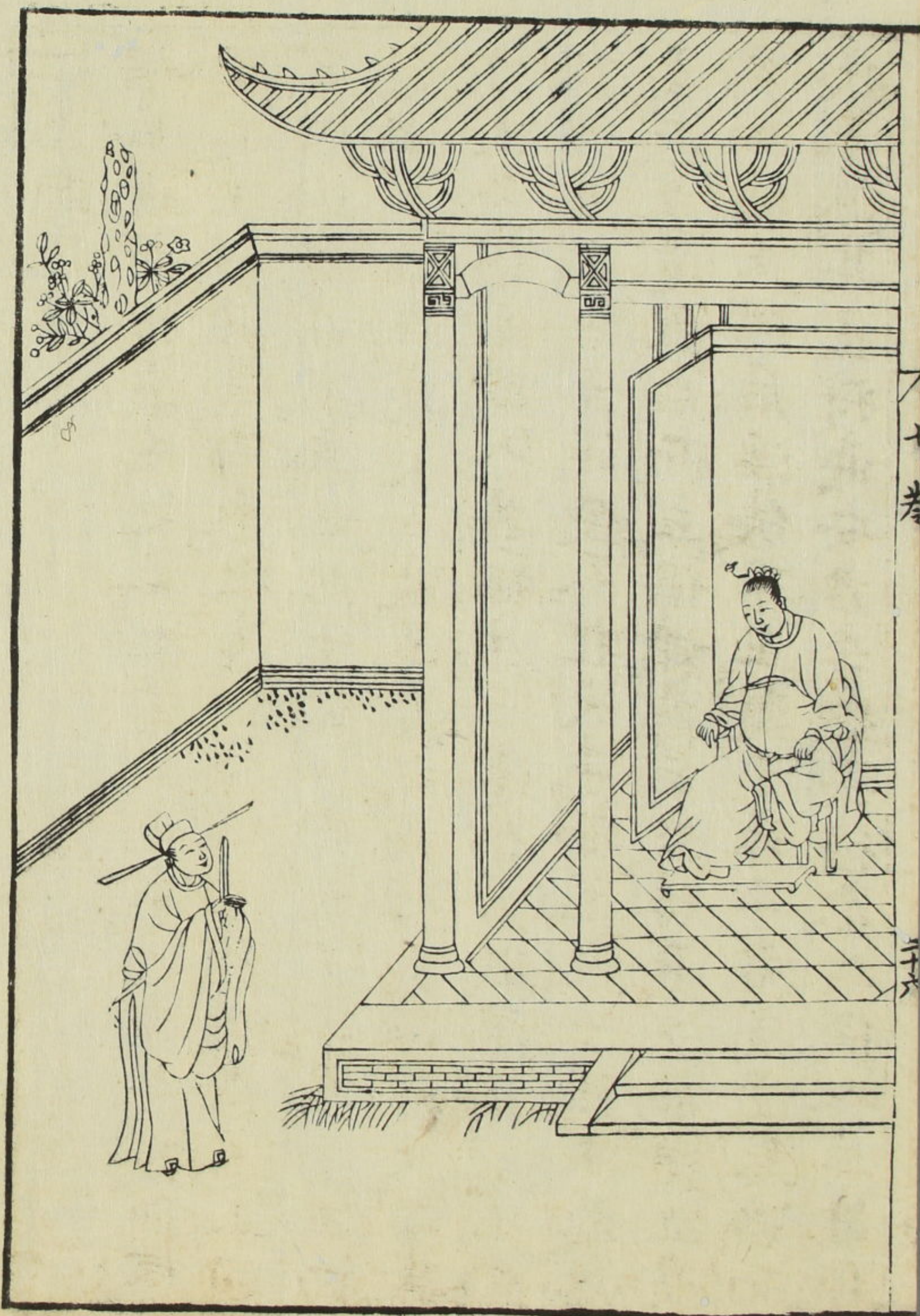
十四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  
 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娠園女弟因間謂春申君曰  
 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  
 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  
 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  
 失禮于王兄弟王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  
 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  
 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楚王楚王必嬖妾賴天有

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  
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  
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  
而李園費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  
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幽王后有考烈  
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  
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  
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  
盜言孔甘亂時用飲此之謂也

頌曰

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 考烈無子 果得納身  
知重而入 遂得為嗣 既立畔本 宗族滅殺



十五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  
 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  
 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  
 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  
 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于王陰  
 諧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于罪王遂廢  
 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  
 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賂而  
 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

遷遂見虜于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  
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于代七年不能勝秦  
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此之謂也

頌曰

趙悼倡后 貪叨無足 墮廢后適 執詐不慈  
淫亂春平 窮意所欲 受賂亡趙 身死滅國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七終

